



■《發光體：上海淮海國際廣場》

現居北京的當代攝影藝術家蔣鵬奕，家鄉在沅江，從故鄉遷移到北京的求學經歷，最早將城市帶來的巨大衝擊埋藏在他心中。這種衝擊在他心底扎下疑惑與疏離的根，而這段情緒則一直延續到我們剛剛在Art HK中所欣賞到的《發光體》系列中。他上一次來港，是在兩年前，《發光體》中過度曝光的摩天大廈所放射出的刺眼而脫離真實的光輝，也並非第一次與香港觀眾見面。但難得的是，今次他的另一組系列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會與《發光體》同時、完整地進行展出。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中，摩天大廈被縮小拼貼在末世廢墟般的工地中，燈火通明的建築物像是幻術，在他的作品中發出質疑，傾訴對城市的恐懼。

他說，他希望觀眾看到那些肉眼不容易看見的東西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刺點畫廊提供

# 《發光體》： 以攝影解開對城市的疑惑



■《發光體：上海恒隆廣場》



■《不被註冊的城市，第1號》



■《不被註冊的城市，第5號》



「發光體」—— 蔣鵬奕個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6月2日

地點：刺點畫廊(中環鴨巴甸街廿四至廿六號A)

查詢：2517 6238

蔣鵬奕並不太贊成將創作歸之為靈感迸發，他更確信他的每一張作品都源於生活的長期感受。早年在廣告公司實習的經歷，讓他接觸到房地產廣告中的建築物，建築也從而漸漸成為他捕捉對城市感覺的載體，而攝影，則是他易於實現捕捉的自我方式。「剛開始並沒想要做出作品，只是想做個東西。」因為當時的他，或多或少有些屬於自己對城市之疑問，他心想：「可能拍下來就會好些。」

從小城市來到北京讀大學的生活環境變遷，直接對他的情緒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衝擊。你也可以將之稱為壓力、或是難受。而蔣鵬奕想弄明白的，恰恰是自己的情緒變化究竟是怎樣造成的？「做作品的過程其實也是自己思考的過程。」攝影，令他更有針對性地思考「問題」源於何處。

首先，是大環境；其次是細小環境，源於城，也源於微。他說：「我創作的興趣點，是那些說不清楚的東西。」包括現在，許多的不清楚，他也會交給作品。

## 大與小·看見·看不見的

從2007年開始創作以城市為主題的攝影作品，五年下來，蔣鵬奕的變化其實很大。「當初只是對建築有興趣，但現在會更關注細微的、細枝末節的心理變化。」最近兩年，他開始更多關注城中路人的情緒與心情，按他的話說，是「去理解人們面對同樣景物時的不同心情」。每個人看風景時的感受，都截然不同，而蔣鵬奕拍的，正是他自己的感受。

作品的創作過程中，有他的心理變化與自我懷疑。因而《發光體》和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兩組系列首度同時完整展出，更像是他對自己的總結。兩年前，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在港展出時還不完整，後來他又完成了三張作品，擴延了整個系列。他說他不會期待觀眾從他的攝影中讀到甚麼，他創作，就像寫給自己的日記一樣，既是完成一份給自己的記錄，也是丈量自己在攝影方面可以做到一個怎樣的狀態。

因而《發光體》中那些城市中的摩天樓宇亮起燈時

宛如發光體的形態，除了高聳好看，更令蔣鵬奕感到好奇。這樣壯觀的大樓的存在本身，有甚麼樣的目的性在其中？他不認為發光體們的存在是純粹的，以他身為拍攝者的視角去看，他從中感到了媒體式的、宣傳式的、隱藏在城市複雜面目中的曖昧目的性。

以微型城市為主題的創作，則早在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之前，就曾「萬物歸塵」過。塵歸塵、土歸土，2007年至2008年間，他拍下各種城市的標誌性建築，將它們拼貼在垃圾堆、雪地等絕然相反的場景中做成《萬物歸塵》展覽。「將一些建築從人們熟悉的場景中移除，而放在某個角落中。」這種詭秘的、反差巨大的拼貼，能將拍攝每座單獨建築時令蔣鵬奕感到說不明白的話說明白——整個城市中的建築都被拼貼在一起時，便會明白。

在這種拼貼中，創作前的設想和成品完全是兩回事，因為稍作一點改變，就會對全局造成影響。那麼拼貼，可以實現甚麼？

他認為其中的奧妙在於「大與小」的關係。

「人大多覺得城市很大，角落很小。但大與小，其實是可以轉換的。」雖然眼見為實，但實際上我們都是以自己的視角去理解周圍環境，攝影藝術家同樣也是，他拍他視角裡被拼貼為另一組大小關係的城。

一直在拍城市，但蔣氏想表達的卻並非所謂城市化，他沒怎麼考慮那個層面上的問題，而只是想講他身處的周圍環境、具體環境。情緒實際上正是很具體的事物——「對城市的恐懼感與疑惑、大環境對個體生命的影響，這些都很具體。」而他更認為，由於人的各種變化往往不一定通過外界帶來，因而其實內心的影響可以具體到各個方面。

因為那些難以被感覺到的影響很大，他的後期創作中才更注重走入細微、走入人心。

如果觀眾可以看得明白的話，便會看到他的《發光體》世界中，那些常人視力再好，也無法透過肉眼看見的微弱的光。雖然很微弱，但卻有。

你會看見那個平日視野中並看不見的城市，於是，你便看到了蔣鵬奕。